

Given a Chick
at Age 18.



十八岁 给我一个姑娘



冯唐 著

十七八岁的少年没有时间概念
一秒钟的意思往往是永远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十八岁 给我一个姑娘

冯唐 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 / 冯唐著. — 杭州 :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4. 11
ISBN 978-7-5339-3834-5



I. ①十… II. ①冯…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54586号

产品经理 孙雪净
责任编辑 金荣良
特约编辑 孙雯
封面设计 董歆昱
封面摄影 鹰婕

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

冯唐 著

出版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mm×1280mm 1/32
字数 142千字
印张 9
插页 4
版次 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3834-5
定价 3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联系调换。电话: 021-64386496

二〇一五版《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序

这本小说是《万物生长》的前传，讲述在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〇年的北京，一些少年人从十四岁长到十九岁。那时候，三环路还在边建边用，三里屯还基本没有酒吧，这些少年基本还是处男。

那时候，外部吞噬时间、激发仇恨的东西还少，互联网和手机在日常生活中几乎不存在，电脑室要换了拖鞋才能进去，年龄相近的人挣数目相近的钱，都觉得挺公平。

那时候，流鼻涕的童年已经相当久远，需要工作、挣钱的日子还似乎永远不会到来。身体高速发育，晚上做梦，鸡鸡硬的频率明显升高，月光之下，内心一片茫然。

这种内外环境下，人容易通灵。两个印象最深的瞬间：

初夏的下午，太阳将落，坐在操场跑道边上的砖头上，一本小说在眼前从银白变成金黄，一个女生从西边走过来，

白裙子金黄透明，风把杨树一半的叶子翻过来，金白耀眼。

深秋的傍晚，叶子落得差不多了，刚跑完一个一千五百米，四个人坐在三里屯路口的马路牙子上，一人一瓶啤酒，喝一口，呆一阵，指点一下街上走过的特别奇怪的男的和特别好看的姑娘，心里想，她们晚上都睡在哪张床上啊？

小说第一版是二〇〇三年出的。出版之后，在上海书城做了第一场签售。来了四个读者，其中一个，白裙子，她送了一大捧白色玫瑰花，花比她人还大，字也没要签，放下花，说了一句“谢谢你的书”，就走了。

这四个读者和一捧花坚定了我的文字理想，改变了我对上海女生的看法。从那时起，我一直心存感激。



2014/10/21

阿童波

目 录

01. 朱裳	001
02. 一定要硬	002
03. 抓女流氓	005
04. 十万个为什么	010
05. 老流氓孔建国	015
06. 母蛤蟆的腰	020
07. 耶稣与孔丘	025
08. 女特务	030
09. 李自成和貂蝉	037
10. 保温瓶和啤酒	044
11. 阉了司马迁	048
12. 《武经总要》	052

13. 红袖招	058
14. Thank you, 撒泡尿	060
15. 小腿灿烂	067
16. 丫嘴唇真红	071
17. 《龙虎豹》	075
18. 臭贫和牛逼	080
19. 翠儿	083
20. 真丝红裤头	088
21. 别看我长得像个杀猪的	092
22. 脉管	096
23. 落花无言，人淡如菊	100
24. 永延帝祚	106

25. 《十八摸》	121
26. 东三环上的柳树	135
27. 心坎	140
28. 我是四中的	152
29. 现在跳舞	162
30. 到黄昏点点滴滴	182
31. 叶下摘桃	190
32. 马拉多纳	194
33. 女儿乐	201
34. 《西方美术史》	209
35. 《新婚必读》	215
36. 麒麟汽水	223

37. 奶罩	230
38. 板肋与重瞳	236
39. 青春美文	242
40. 打枣	248
41. 乙醚春药案	252
42. 一本黄书	259
43. 让你很难看	262
44. 温润之美	265
附录1: 初版自序	268
附录2: 初版后记	271

01. 朱裳

我早在搬进这栋板楼之前，就听老流氓孔建国讲起过朱裳的妈妈，老流氓孔建国说朱裳的妈妈是绝代的尤物。我和朱裳第一次见面，就下定决心，要想尽办法一辈子和她耗在一起。

十七八岁的少年没有时间概念，一辈子的意思往往是永远。

02. 一定要硬

“你现在还小，不懂。但是这个很重要，非常重要。你想，等你到了我这个岁数，你没准也会问你自己，从小到大，这辈子，有没有遇见过那样一个姑娘，那脸蛋儿、那身段儿、那股劲儿，让你一定要硬，一定要上，一定要干了她？之后，哪怕小二被人剁了，旋成片儿，哪怕进局子，哪怕蹲号子。之前，一定要硬，一定要上，一定要干了她。这样的姑娘，才是你的绝代尤物。这街面上，一千个人里只有一个人会问自己这样的问题，一千个问这个问题的人只有一个有肯定的答案，一千个有肯定答案的人只有一个最后干成了。这一个最后干成了的人，干完之后忽然觉得真他妈的没劲儿，真是他妈的操蛋。但是你一定要努力去找、去干，这就是志气，就是理想，这就是牛逼。”

那是一个夏天的午后，老流氓孔建国和我讲上述一席

话的时候，背靠一棵大槐树，知了叫一阵停一阵，昭示时间还在蠕动。偶尔有几丝凉风吹过，太阳依旧毒辣，大团大团落在光秃秃的土地上，溅起干燥的浮尘。很多只名叫“吊死鬼”的绿肉虫子从咬破的槐树叶子上拉出长长的细丝，悬在半空，肉身子随风摇摆。老流氓孔建国刚刚睡醒，赤裸着上身，身子还算精壮，但是小肚子已经渐拱，肚脐深深凹进去，脸上一道斜刺的刀疤显得苍白而慈祥。一条皮带系住“的确良”军裤，皮带上四个排在一起的带扣磨得最旧，像年轮一样记录老流氓孔建国肚皮的增长：最里面一个带扣是前几年夏天磨的，下一个是前几年冬天，再下一个是去年冬天，最外边是现在的位置。老流氓孔建国午觉儿一定是靠左边睡的，左边的身子被竹编凉席硌出清晰的印子，印子上沾着一两片竹篾儿。老流氓孔建国头发乱蓬蓬的，说完上述这番话，他点了根儿大前门，皱着眉头抽了起来。

我爸爸说，他小时候上私塾，被填鸭似的硬逼着背《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四书五经，全记住了，一句也不懂。长到好大，重新想起，才一点点开始感悟，好像牛反刍前天中午吃的草料。我爸爸总是得意，现在在单位作报告，常能插一两句“浮沉千古事，谁与问东流”之类，

二十五岁以下和五十岁以上的女性同事通常认为他有才气有古风。这之间的女同志，通常认为他臭牛逼。

当老流氓孔建国说那番话的时候，我一句也听不懂。我也是刚刚睡完午觉，脑子里只想如何打发晚饭前的好几个钟头。

我觉得老流氓孔建国少有的深沉。说话就说话吧，还设问，还排比，还顶真，跟语文老师似的，装丫挺的，事儿逼。心里痒痒、一定要做的事情，我也经历过，比如被尿憋凶了踮着脚小跑满大街找厕所，比如五岁的时候经常渴望着大衣柜顶上藏着的沙琪玛，比如十五岁生日的时候想要一双皮面高帮白色带蓝弯钩的耐克篮球鞋。

所以现在我想起来后怕，如果没有老流氓孔建国对我的私塾教育，我这一生的绝代尤物将一直是便急时的厕所、沙琪玛和皮面高帮耐克鞋之类的东西。

03. 抓女流氓

老流氓孔建国已经很老了，比我大出去二三十岁。和唱戏的类似，流氓四五岁一辈儿人。常有出了大名头的老流氓被隔了一辈儿的小流氓灭了，一板砖拍傻了，一管叉捅漏了，这也和唱戏的类似。所以，按年龄算，从道上的辈分上论，我和老流氓孔建国足足差出五六辈儿。

我当时十七八岁，正是爹妈说东，我准往西的年纪。

搬进这栋板楼之前，我老妈反复强调，这楼上楼下，绝大多数是正经本分人，可以放心嘴甜，滥叫爷爷奶奶叔叔阿姨，给糖就要，给钱就拿，不会吃亏。他们家的孩子找碴，我可以自行判断，如果有便宜占，就放手一搏，别打脸，瞄准下三路，往死里打。但是有两组人物，我必须躲着走。

其中两个人物是一组，姓车，是朝鲜族的一对孪生姐妹，眉毛春山一抹，眼睛桃花两点。脸蛋长得挺像，一样的头发过

肩，但是身材有别。一个小巧，跌宕有致。一个健硕，胸大无边。所以小的叫二车，大的叫大车。刚刚改革开放，大车、二车就仗着非我族类，奇装异服。我老妈的眼尖，看见她们“脚脖子上都戴金镯子，丁当坏响”。

大车、二车总是双宿双飞，她们驶进楼里的时候，我总是放下手里的教科书和作业本，蹿到阳台，趴着张看她们的奇装异服，看她们又拉来了什么人物，看她们一清二楚的头发分际，分际处青青白白的头皮，分际两边油光水滑的头发。当时还没有海飞丝，劲松小区还是庄稼地，夏天可以在稻田里捉蜻蜓，武警官兵在周围养猪放羊。我洗头用一种灯塔牌的肥皂，涂上去感觉自己的脑袋像个大号的猪鬃刷子，但是我记得清清楚楚，大车、二车的头发没有一点头皮屑，茁壮得像地里施足肥料的绿油油的庄稼。那种油光水滑，眼珠子掉上去，也会不粘不留地落到地上。我的眼睛顺着她们的头发滑下去，她们雪白的胸口一闪而过，我的心里念着儿歌：“小白兔白又白，两根耳朵竖起来。”

那时候我爸是单位里的忙人，代表群众的利益，出门挣钱，常年在外。我姐姐是老实孩子，剃个寸头，促进大脑散热。用功无比，还是老拿不了第一，把头发剪得再短，也

当不了她班上男生心目中的第一大牲口（学习好的女生都是牲口），于是头也不抬，更加用功。我老妈小时候是农民，长大混到城市当了工人，是国家的领导阶级。我老妈把劳保发的白棉线手套带回家，然后拆成白棉线，然后替我和我姐织成白棉线衣，一点风不挡，一点弹性也没有。我想如果织成内裤，一定能起到防止鸡巴竖起来的作用。老妈的思路比我窄，总是想不到。我老妈拆棉线手套织线衣的时候，被拆的手套戳在一把倒过来的椅子腿上，她坐在对面，穷极无聊，总想找人聊天。那时候的电视机是九英寸黑白的，老妈不爱看，她一三五说电视主持人弱智，二四六说电视主持人脑子里有屎。姐姐总在做功课，我妈就来和我贫，我可能臭贫了。我妈说，将来嫁给我的女孩子有福气，找了我，有人说话，不用看弱智电视，省电，一辈子不烦。

我妈说，安心做功课，别闻见香风就蹿到阳台上去。我说，鸿雁将至，我保护视力，我登高望远，我休息休息，看看乘客是谁，看看有没有我爸乔装打扮混在其中，好报告我妈。我妈说，乘车的都不是好人。我说，乘车的好像都是街面上挺得意的人，不知道我爸够不够级别。我妈说，不许你搭理她们。我说，是人家不搭理我，人家是女特务，我才只是

个红小兵，远不到红队长、红支书、红主任的级别，除非我腰里掖着鸡毛信，否则人家才不会摸我呢，我的级别差得远了。我妈说，人家要是就诬陷你腰里掖着鸡毛信呢？人家要是偏要搭理你怎么办呢？我说，我就喊“阿姨我还小”。我妈说，人家要是还搭理你怎么办呢？我说，我就喊“阿姨我怕怕”。我妈说，人家要是还搭理你怎么办呢？我说，我就喊“抓女流氓啊，啊——啊——啊”。

还有三双手套剩着，我妈的棉线手套没拆完，线衣没织成，就总是没完没了，警惕性很高。我还是个孩子，所以空气里永远有感冒病毒，街上永远有坏人，即使没有特别坏的人，也要从好人中确定比较坏的人，然后给他们戴上帽子，他们就特别坏了。

我像期待感冒病毒一样期待着坏人，得了重感冒就不用上学了，我妈也不用上班了，还给我买酸奶喝。酸奶是瓷瓶装的，瓶口罩张白纸，用根红皮筋绷了，喝的时候拿一根塑料管捅进去，噗的一声。医院里有来苏水的味道，老女医生老得一脸褶子，又干净又瘦，像个巫婆。年轻女护士歪戴着个小白帽，遮住油光水滑的头发。她们通常用口罩糊住五分之四个脸，眼睛从不看我的眼睛，只是盯着我的屁股。碘